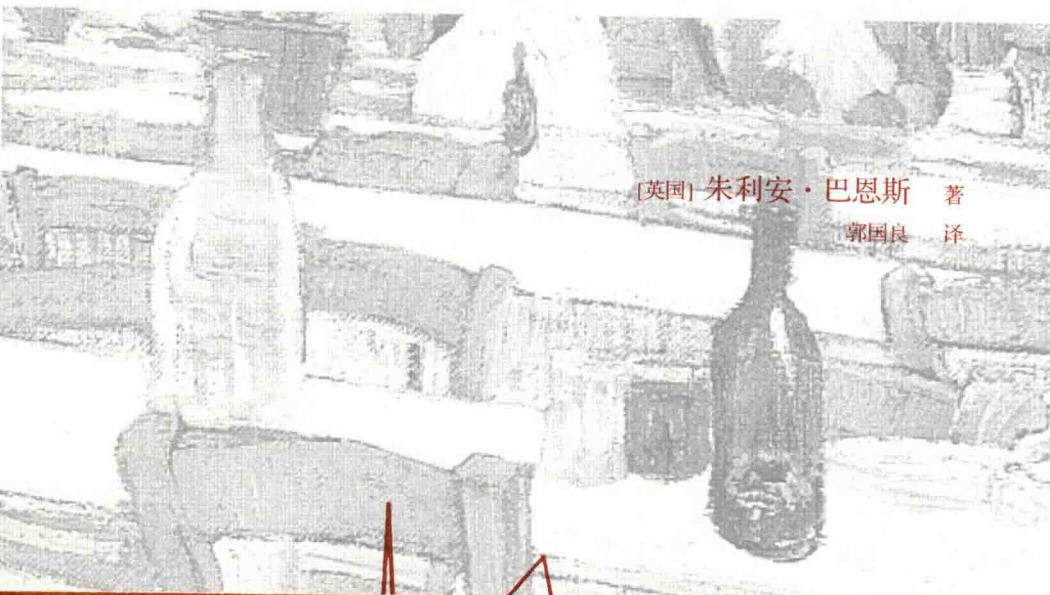


脉搏



[英国]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关于爱、渐老、死亡
十四个人生故事 最通透的情感体察

极致呈现巴恩斯式精准、优美、辛辣

巴恩斯
作品

Julian Barnes

严肃对待人生与轻松对待人生，哪一个更好？

——朱利安·巴恩斯

布克奖
获奖作家

脉搏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脉搏 / (英)巴恩斯 (Barnes, J.) 著; 郭国良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2

(巴恩斯作品)

书名原文: Pulse

ISBN 978-7-5447-4256-6

I. ①脉… II. ①巴… ②郭…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4117号

Pulse by Julian Barnes

Copyright © 2011 by Julian Bar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60号

书 名	脉搏
作 者	[英国] 朱利安·巴恩斯
译 者	郭国良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Jonathan Cape,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55千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56-6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目 录

001	第一部
003	东风
023	在菲尔和乔安娜家(之一): 六四开
041	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
060	在菲尔和乔安娜家(之二): 橘子酱
077	园丁的世界
097	在菲尔和乔安娜家(之三): 可以观赏, 请勿触摸
115	擅入
132	在菲尔和乔安娜家(之四): 五分之一
152	婚姻线



第一部



东风

去年 11 月，那排油漆被凛冽的东风剥落的海滩小木屋，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救火队从十二英里外赶来，等到达火灾现场时，已经无计可施了。一群小流氓滋事作乱，本地报纸断言；不过，并没有找到纵火者。一名来自海岸线上某个比较时尚地区的建筑师在本地电视新闻中说，这些小木屋是该镇社会遗产的一部分，必须重建。镇议会宣称，他们会慎重考虑所有选择，但至今仍无动作。

弗农是几个月前才搬到这个镇子的，所以对那排海滩木屋毫无感情。如果说有什么，那就是它们的消失倒让正襟餐厅窗外的风景更好了——他有时会到这里用午餐。现在，从他坐着的地方望出去，穿过一条水泥带和潮湿的沙滩，看到的是恹恹的天空和死气沉沉的大海。那就是东海岸：连续数月少有坏天气，好多时候天气不好不坏。这对他来说倒很合适：他搬到这儿，就想过这种天气不好不坏的日子。

“您用完餐了吗？”

他没有抬头看女服务员。“一路从乌拉尔山脉刮来。”他说，依旧盯着那狭长平坦的海面。

“您说什么？”

“这里与乌拉尔之间毫无阻隔。那里就是这风的源头。什么都阻挡不了它。横扫那些国家。”这风冷得能把你的门把手都冻掉，要是在其他场合他兴许会补上一句。

“乌拉尔山脉。”她重复道。他听出了她的口音，抬起头打量着她。一张宽脸，挑染的头发，矮胖的身材，不会用其他女服务员的那套把戏来得到更多小费。她一定来自东欧，现在这个国家里到处都有这些人。他们坐着面包车和长途汽车来到这里，住在兔窝似的大杂院，做做生意，开开酒吧和餐馆，采摘水果，在这里赚些小钱。他们之中有些留了下来，有些则回到家乡。弗农对哪种都无所谓。最近，他常常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无所谓。

“你来自它们之中吗？”

“什么之中？”

“其中的某个国家。这儿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某个国家。”

“乌拉尔山脉。嗯，也许是吧。”

这个回答很奇怪，他想。不过也许她的地理感不是很强。

“喜欢游泳吗？”

“游泳？”

“是啊。游泳。扑通，扑通，自由泳，蛙泳。”

“我不游泳。”

“好的。”他说。他其实心无此意。“买单。”

等待的时候，他又回头看了看那条水泥带和前面潮湿的海滩。一间海滩木屋最近被卖了两万英镑。或者是三万英镑？那间屋子坐落在南部海岸上。房价在飙升，市场疯掉了：这是报纸上说的。但还没有波及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或者说他所卖的房产没有受到影响。这里的房市很久之前就触底了，价格走势如海平面一样平直。老人去世，你把他们的房子卖给别人，然后轮到他们在这里变老，最终死去。这就是他大部分的营生。小镇并不时尚，也从未时尚过：伦敦人沿着A12高速公路^①继续去往更加昂贵的地方。但对他来说这里很好。离婚之前，他一直住在伦敦。现在，他有一份安静的工作，租住在一间公寓里，每隔一周的周末能看到孩子。当他们再长大些，可能就会厌倦这里，开始变成小势利鬼。但现在，他们喜欢大海，喜欢往里面扔卵石，喜欢吃薯条。

服务员拿来账单时，他说：“我们可以一起私奔，然后住在海边的木屋里。”

“我不这样想。”她回答说，摇了摇头，好像她以为他是认真的。好吧，这种古老的英式幽默，的确需要花时间去适应。

他之前有几项租赁业务要去办——租期的变更，重新装修，房屋潮湿问题——然后是海边的一笔售房交易。因此他

^① A12，伦敦与诺福克郡大雅茅斯的海边小镇之间的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高速公路。

有几个星期没有去正鲈了。现在，他一边吃着黑线鳕鱼和蘑菇，一边读着报纸。林肯郡的某个城镇有很多移民，已半波兰化了。人们在说，来了这么多东欧人以后，星期天上教堂的天主教徒已超过圣公会信徒。不过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事实上，他喜欢他所遇到的东欧人——砌砖匠、泥水匠、电工。都是些好工人，训练有素，言行一致，值得信赖。该让英国的老建筑业滚一边去了，弗农想。

那天太阳出来了，低斜着慢慢划过海面，照得他睁不开眼。正值3月下旬，春天的脚步甚至已悄悄来到这个海岸。

“去那里游泳怎么样？”当服务员把账单拿过来的时候，他问她。

“哦，不，我不想去游泳。”

“你是波兰人吧。”

“我叫安德莉亚。”她回答说。

“我并不在意你是不是波兰人。”

“我也不在意。”

事实上，他并不善于调情；从未说过对路的话。而且，自从离婚以后，他在这方面似乎更糟了，因为他从未用心于此。他把心思放在哪儿了呢？以后再说这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是：调情。当你不对路的时候，女人飘过眼神意味着什么，这点他太清楚不过了。眼神告诉他，知道他来自哪里。不管怎样，调情需要两个人。也许对调情来说，他的年纪有些大，三十七岁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八岁的加里和五岁的梅兰

妮。如果某个早晨他的尸体被冲上岸边，报纸肯定会这样报道。

“我是一名房地产代理商。”他说。这句话也常常会妨碍调情。

“那是什么？”

“我卖房子。还有公寓。我们也出租房间、公寓、别墅。”

“这工作有趣吗？”

“不过是维持生计罢了。”

“我们都得过日子。”

他突然想：不行，你不能再这样调情了。也许你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调情，但不能用英语。那样我们就扯平了。他还想：她看上去很健壮。也许我需要个健壮的女人。依我看，她应该和我年纪差不多。不过这对他来说无所谓。他不想约她出来。

然而，他还是把她约了出来。在这座小镇，能够选来“约会”的地点屈指可数。一家电影院，几家酒馆，还有几家她没工作过的餐厅。除此之外，还有一间游戏厅，是为那些死后他会帮其卖掉房子的老人们准备的，还有一家某些无聊的粗人三天两头常去闲逛的俱乐部。年轻人会在周五晚上去科尔切斯特，买足够吸整个周末的毒品。难怪他们放火烧了海边小屋。

他一开始喜欢上她是因为她“啥都不是”。她不知道怎么调情，她不健谈，她不爱出风头，她不在意他是房地产经

纪人，也不在意他离过婚并且还有两个孩子。换作别的女人，她们只会匆匆一瞥，然后说：不。他认为，女人只会被那些有家室的男人所吸引，无论这婚姻已是多么的操蛋，而不是那些事后收拾残局的男人。这其实并不意外。但是安德莉亚并不在意这些。不会就此问很多问题，也不会回答。他们第一次接吻时，他想问她是否真的是波兰人，但之后就忘了。

他提议去他住的地方，不过她拒绝了。她说下次她会去。之后几天他都紧张不安，在想如果他在这么久之后和另一个女人上床会怎样。他沿着海岸开了十五英里，到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去买避孕套。他并不是觉得害羞或者尴尬，仅仅是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或者猜到他的事而已。

“这座公寓真不错。”

“呃，如果连房产代理人都不能给自己找个像样的住处，这世界成什么样了？”

她随身带了个过夜的包。她在浴室换下衣服，穿着睡衣出来。他们爬上床，关了灯。她面对弗农非常紧张。弗农自己也非常紧张。

“我们就抱着吧，”他建议说。

“什么叫‘抱着’？”

他向她示范。

“所以拥抱不是做爱？”

“是的，拥抱不是做爱。”

“好的，那就拥抱吧。”

随后他们都放松下来，她很快就睡着了。

之后的那次，亲吻过后，他再次体验到了戴上避孕套的感觉。他知道他得展开它，但是却发现自己像套袜子一样，随意地拉着边缘往上套。在黑暗中做也无济于事。不过她什么都没有说，也没发出令人沮丧的咳嗽声，最后他转向了她。安德莉亚掀起睡衣，弗农爬到她身上。他的脑袋里半是欲火，半是虚空，似乎在想他到底在搞什么勾当。他们第一次做的时候，他脑子里并没多想安德莉亚。问题在于你会先在乎自己，然后才在乎到别人。

“这样可以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嗯，可以。”

弗农在黑暗中笑了起来。

“你在笑我吗？你觉得不好？”

“安德莉亚，”他说，“一切都很好。没有人在笑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笑话你。”她睡着以后，弗农想：我们又开始了，我们俩又开始了。我不知道她有怎样的过去，但也许我们都从同样的低谷中重新开始了。这样很好。一切都很好。

下一次的时候她更加放松，双腿紧紧地夹住他。他不能肯定她是否达到高潮了。

“天哪，你真壮。”事后他说。

“强壮不好吗？”

“不，不。不是这样的。强壮很好。”

但再下一次，他发现她没有夹得那么紧了。她也不像之

前那样喜欢他抚弄她的乳房。不，这不公平。她似乎并不在意他是否在做。或者说，如果他想做，没有问题，但仅仅是对他来说，而不是对她。不管怎么说，他就是这么理解的。谁说在一起的第一个星期你就得无话不谈？

他很庆幸他们彼此都不善于调情：那是一种欺骗。安德莉亚对他很直接。她虽话不多，但是能说到做到。她会在他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和他见面，然后站在那儿，等着他，拨开眼前的那缕头发，牢牢地攥住她的包——尽管在这镇里不用如此。

“你像波兰的建筑工人一样可靠。”有一天，他这样告诉她。

“这样好吗？”

“非常好。”

“这是英语用法吗？”

“现在是。”

安德莉亚叫他在她说错英语的时候纠正她。弗农告诉她，应该说“我不这样想”而不是“我没有想”；不过事实上，他更喜欢她的说话方式。他总能理解她的意思，而那些不太正确的用语似乎是她的一部分。也许他并不希望她像个英国女人那样讲话，他生怕她的行为举止像个英国女人——唉，尤其是像某个英国女人。再说了，他也不想当个教师。

在床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事实就是如此嘛，他告诉自己。

如果她总是穿着睡衣，也许那是天主教徒的习惯吧——不过她从未提到过上教堂。如果弗农叫她给他口交，她会照办，并且似乎很享受；但是她没有要他也给她口交——甚至好像不喜欢他的手放在那私处。但这并不困扰他，她可以做她自己嘛。

她从不请他去住处坐坐。每次送她回去，下车之后还没等弗农拉动手刹，她就已经一路小跑消失在水泥路的尽头。如果他是来接她，她会早早地在外面等候。一开始弗农觉得这蛮好的，但时间一久他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于是他提出想去看看她的住处，哪怕一会儿也行，这样的话，她不在他身旁的时候他就可以想象她置身何地。于是他们走回她的住处——从外面看那是一座 19 世纪 30 年代多户共住式的房子，泥浆和卵石混合的屋体，金属窗框锈迹斑斑——她打开了房门。他专业的眼睛一下子就估摸出了这屋子的面积、家具、房租。他情人的眼睛则看着一个小梳妆台上塑料相框里的几张照片和一幅圣母马利亚的肖像画。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水槽，一台破旧的微波炉，一台小电视机。挂在衣架上的衣服被夹在画框的横杆上，看上去很不牢靠。在他们再次出去之前的那一刻，当她的生活就这样展现在弗农的面前时，他心里某些东西被触动了。为了掩饰这突来的心潮，弗农说：

“所有的设施加在一起，这房子租金不值五十五镑。同

样的价格我能在别的地方帮你找到更大的。”

“好的。”

春天已经来临，他们驱车进入萨福克郡，一览英国的景致：没有防潮层的半木结构房子，茅草屋顶让你享有更高的保险性。他们在一片乡村绿地前停下脚步，弗农坐在一条俯瞰池塘的长椅上，但安德莉亚对此并不感兴趣，于是他们改看教堂。他希望她不要让自己解释国教徒与天主教徒的不同——或者这背后的历史。有关亨利八世的婚姻风波。国王的鸡鸡。如果你细察这一桩桩事情，它们全都因性而起。不过她没有问。

她挽住他的手臂，笑得更自在了。弗农把自己公寓的钥匙给了她。她开始试探性地将过夜的东西留在那儿。一个星期天，在一片漆黑中，他将手伸向抽屉，发现没有避孕套了。他嘴里咒骂着，然后去向安德莉亚解释。

“没关系的。”

“不，安德莉亚，这样很不好。我最不希望的就是你怀孕。”

“我不这么认为。不会怀孕的。没关系的。”

他相信了她。后来，当她睡着了，弗农开始揣摩她这番话的确切含义。难道她没有生育能力？还是她自己在服避孕药，来个双保险？如果是这样，圣母马利亚该会说什么？希望她不是在依赖生理周期吧，他忽然这么想。保证每次都失败，让教皇乐开花。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见了加里和梅兰妮；他们很喜欢她；

她没告诉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告诉了她，她一一照办。他们也问了她许多弗农从来不敢或者不屑问的问题。

“安德莉亚，你结婚了吗？”

“我们想看多久电视就能看多久吗？”

“你以前结过婚吗？”

“如果我吃三片会生病吗？”

“你为什么 not 结婚呢？”

“你年纪多大了？”

“你支持哪个队？”

“你有孩子吗？”

“你要和爸爸结婚吗？”

弗农得知了其中几个问题的答案——就如任何明智的女人一样，她可不会透露年龄。一天晚上，在一片黑暗中，等把孩子送回去了以后，他和往常这种情形时一样，心情颇为不安，根本无心做爱，说道：“你觉得你可以爱我吗？”

“是的，我觉得我会爱你。”

“是‘可以’爱我还是‘会’爱我？”

“有什么区别吗？”

他停顿片刻。“没什么区别。哪种我都能接受。两种我都接受。你怎样爱我我都接受。”

他完全不知道，他们之间下一个阶段为什么会开始。是因为他开始爱上了她，还是因为他其实心里并不想这样？或